

闲话文人

高中梅

大师的友谊



老舍夫妇和齐白石

老舍先生和齐白石老人是好朋友。老舍认为齐白石是一代大师，齐白石则佩服老舍的文笔与为人，一个绘画，一个写作，两个行当，在艺术上却是心灵相通。

1933年，老舍得长女舒济，写信求好友许地山代为向白石老人索画，当然要照章付费。画好后邮到济南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张精品。《雏鸡图》，白石老人画过不止一张，但这一张却不同寻常，不论怎么看，都是一张杰作。

后来，白石老人的儿子准备上辅仁大学，需要找一位语文老师帮助复习，于是找到了老舍夫人胡絮青。为了答谢胡絮青，白石老人画了一张虾和一张蟹作为酬礼。于是，这张《虾蟹图》和《雏鸡图》便同时出现在老舍重庆的斗室里，立刻蓬荪生辉。

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重庆竟成了“老舍夫人带来了一箱子齐白石”“老舍成了富翁”等等。老舍倒也不慌不忙，提笔写了一篇小文，题目叫《假如我有一箱子齐白石》，顺便把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狠狠地挖苦了一顿，在大后方重庆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。

老舍敬重白石老人对艺术的严谨与勤奋。有一次，他以《芭蕉叶卷抱秋花》为题，求白石老人作画。老人年事已高，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着。北京又没有多少芭蕉可供观察，于是老人含蓄地笑着说：“只好不要卷叶了，不能随便画呀！”为此老舍十分感叹白石老人作画严肃，永远是要看见真东西，而后独出心裁，设计画稿。这样的精神是值得世人学习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画作品价格十分低廉，齐白石的作品每平方尺至多不过10元，老舍为了资助齐白石，常多付酬金请他作画。老舍喜欢用名人诗句为题请齐白石作画，而白石老人对这种“为难”也颇感兴趣，觉得“正合余意，余亦喜爱”。

1951年，老舍选了苏曼殊的诗句“手摘红樱拜美人”“红莲白白莲”“芭蕉叶卷抱秋花”“几树寒梅带雪红”为题，请齐白石以诗作画。

白石老人拿到“试题”一看，点头微笑说：“好办，不外乎就是春夏秋冬嘛。”一语点破，举重若轻。他稍加思考提笔就画，轻松自如地交了卷，而且愉快地写上“老舍命予依句作画”“应友人老舍命”的字样，当然也题有苏曼殊的诗句，珠联璧合。老舍接到画后请人精心装裱，赶在春节前挂上了客厅的西墙。这次“考试”与“答卷”，把老舍和白石老人的兴致都鼓动了起来。到了夏天，老舍再次以四句诗求画，不过这次题目“难度更大”，如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“凄迷灯火更宜秋”等，里边有声音，有动词，有时间，有环境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情调，难度确实不小。

为创作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，白石老人苦苦思索了三天。当老舍得到画打开一看，高兴得拍案叫绝。只见画面上一道山泉急泻而下，几只小蝌蚪在水中嬉戏玩耍。不见青蛙，却仿佛听得蛙声一片。构图之妙，令人倾倒。齐白石借蝌蚪完美地表达出诗中的意境，可以说是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老舍对这些画极为赞赏，经

常挂在客厅供自己与朋友欣赏。

后来，这幅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被印成邮票，广为流传。大家想不到，白石老人这么一件重要的作品一直好好地保存在老舍家里。可是，老人从没有提出赎回这幅作品，他毫不考虑商业利益，把自己最好的作品送给最好的朋友老舍。

老舍与齐白石交往中的“考题”与“答卷”，展现了他们高雅的才情与艺趣，他们的为人风范，着实令人敬仰感动。1957年白石老人逝世后，老舍在《白石夫子千古》一文中高度评价齐白石，说他是“能画、能诗、能写和治印的大艺术家”。而老舍先生去世后，留给世人的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，让人景仰怀念。

季候物语

刘绍义

鸡冠花开

院中的几株鸡冠花早已盛开。我总觉得鸡冠花最好养，篱边墙角，路旁沟沿，哪里都可以有它们的身影。它们不择水土，不过度耗费人们的精力，不娇生不惯养，是一种贫民的花，平常的花，甚至是一种微贱的花。但它们的美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富贵之花，从炎热的夏季到寒霜满地，这几株鸡冠花在我家的花圃中，就如同一群高耸红冠的雄鸡，卓然而立，引吭高歌。

当然，鸡冠花也是五颜六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只不过我独爱红色鸡冠花而已。关于白色的鸡冠花，明代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。一天，皇上想试试翰林学士解缙的文才，于是让他以鸡冠花为题作诗一首。这当然难不倒解缙，他脱口而出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，……”哪知话音刚落，皇上忽然从衣袖中取出一朵早就准备好的白色鸡冠花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这是白的。”解缙见了灵机一动，立即改口道：“今日如何浅淡妆？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霜。”让自己开了头的红鸡冠花自然换成了皇帝手中的白鸡冠花，解缙的机敏和才情，从此也可见一斑。

古代吟诵鸡冠花的诗文不计其数，但我查了一下，唐代以前的并不多，这也许是因为原产于印度一带的鸡冠花，是随着唐代佛教的传入而传入的，以前我国应该少有或者没有鸡冠花。宋代袁褭在《枫窗小牍》里说“鸡冠花，汴中谓之洗手花”，我查了开封及其周边不少县市的志书资料，至今没有查到他把鸡冠花称为“洗手花”的原因，但他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时汴中百姓购买鸡冠花奉祀祖先的习俗，完全能够让人理解。你想啊，炎炎夏季，很多花儿都凋零或者歇暑了，只有鸡冠花才刚刚盛开，人们从提着篮子沿街叫卖的儿童手中购买几束鸡冠花祭祀祖先，是很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。

人们用鸡冠花奉祀祖先，与鸡冠花的传说多多少少也应该有点关系。传说蜈蚣精都是喝年轻人的脑子生存的，在一个小山村里，一条蜈蚣精变成一个十七八的美少女，把一个大龄男青年给迷住了，后来这条蜈蚣精设法赶走了男青年的老母亲和家中的一只大公鸡，就把色迷心窍的男青年骗到深山准备吃掉，关键时刻，被蜈蚣精赶走的那只大公鸡突然出现，啄死蜈蚣精后，大公鸡也精疲力尽，倒在了男青年的身旁。不久，安葬大公鸡的坟墓上，就长出一株鸡冠花。这就是传说中鸡冠花的来历。鸡冠花也因此成了战胜妖魔鬼怪的英雄化身，成了荫及子孙的保护神。

我非常喜欢明代仲弘道的《鸡冠花赋》，赋中的渲染、比况既出人意料，又尽在情理之中。这篇赋写得非常好，非常耐人寻味。但我还是最喜欢古人写的鸡冠花诗，无论是宋人杨万里的《宿化斜桥见

鸡冠花》，还是元人姚文奂的《题画鸡冠花》，亦或是明人钱士升的《鸡冠花》，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。“出墙哪得丈高鸡？只露红冠隔锦衣。却是吴儿工料事，会稽真个不能啼”；“何处一声天下白？霜华晚拂绛云冠。五陵斗罢归来后，独立秋亭血未干”；“曾听鸡人报晓筹，数声喔喔午门楼。而今只有闲庭草，绛幘空垂对素秋”。

看样子，大家最喜欢的，大都是红色鸡冠花，这与鸡冠由于内部血管密布，呈现一种充血的红色密切相关。鸡冠花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那就是顶生的花看似只有一朵，其实它是由众多的小花组成的，这些小花屈曲折叠，合为一体，酷似雄鸡头顶上的扁平肉冠，显得峨峨挺立，器宇轩昂。画家泼墨鸡冠花的也不少，齐白石老先生生前就画过多幅鸡冠花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他那幅题画诗：“老眼朦胧看作鸡，通身毛羽叶高低，客窗一夜如年久，听到天明汝不啼。”

读史侧翼

陈娇娇

曾国藩的低调哲学

曾国藩之所以能位及人臣，成为世人仰望的楷模，和他低调的人生哲学有很大关系。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，却丝毫不张扬，一直处事谨慎，低调行事。

有一回，他的家人准备在老家重新修建一所房子，他的弟弟请人设计好了图纸后，派人将图纸送到曾国藩手中，曾国藩看过以后，感觉房子盖得有些大了，便将图纸进行了修改，将原设计中的“大房子”改成了“小房子”，要弟弟照此图纸建房，并在信中解释道：“我所修改的图纸原来规模太宏大了，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，书院修建得过于壮丽，特别不合时宜。我只担心劫数还没有结束，或许还有其他的疑虑，弟要和乡里贤达绅士认真商议。去年沅弟修建的房屋太大，我现在还认为这是隐患。这件事情又是沅弟和你做主，不能不从一开始就要慎重。弟领悟盈虚消长的道理一直很有心得，这件事也应该三思而后行，这是极重要的嘱咐。”

在古代，有些官员为了引起皇帝的重视，就经常给皇帝上奏折，以此来表现自己。但曾国藩从来不这样做，不但自己不这样做，还在信中叮嘱弟弟也不要这样做：“金陵的战况，弟自己上奏也可以，但是弟要以不常常奏事为妥当，凡是总督、巡抚以经常奏新鲜事、不同寻常来表现自己。你我二人正处在鼎盛的时期，弟在这些地方要退一步想想。”

曾国藩之所以在身居高位时依然低调、不张扬，是因为他懂得“树大易招风、官大易招祸”的道理。人如果太得意了，祸事很可能马上就来了。所以他对弟弟说：“可能但凡做大官，处于安逸、荣耀的境遇，就随时可能招来危险、导致羞辱。古人常说富贵经常让人走向危险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”



曾国藩

收藏小记

陶琦

臂钏之美

古代仕女夏天穿无袖装，或穿轻纱薄透的衣服，为了令仪态更显优雅从容，突出手臂的丰满圆润，会在手上佩戴一个臂钏，作为装饰和点缀。经由臂钏的辉映，女性光洁滑腻的皮肤不仅更显细白柔美，能为容貌添彩，在表演歌舞时，也会成为一件展示婉变舞姿的道具，予以旁人莫大的视觉享受。由于臂钏多用贵重金属打造制成，雕镂技艺精美，其特有的艺术魅力，也令历代藏家为之入迷。

从现有的实物看，臂钏于先秦时期就有了，很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，或者受到过外来文明影响的一种饰物。先秦时的戎人，即来自古波斯的埃兰人，带来了古埃及人的加工金银器工艺。早期的臂钏的形态构造、纹饰风格，就带有很明显的外域元素。汉代以后，臂钏逐渐发展成为流行女性首饰。东汉繁钦《定情诗》：“何以致拳拳，绾臂双金环。”臂钏在汉末是男女定情赠送的饰物。李商隐诗曰：“羊权虽得金条脱，温峤终虚玉镜台。”诗中典故，讲述东晋的道教女仙萼绿华，夜降羊权家，赠送给他金臂钏的故事。这股时尚风潮，于唐代达到了顶峰，不仅成为唐代国力强盛和恢宏气度的标志，也深蕴着时人对于圆润体态，以及华丽饰物的迷恋。

臂钏又名“条达”或“跳脱”，是以金属捶扁或拉伸成丝，绕制成螺旋形，从



臂钏

三圈至八圈不等，长短不一，犹如多个连在一起的手镯。臂钏上下两端，则打制成带有开口的环套，可以收放活动，便于佩戴到手臂上之后，调节松紧，令臂钏牢牢箍在手臂上，不会随着人走动或歌舞，从手上滑脱下来。除了装饰点缀，女性夏季穿的衣服轻薄，没有口袋，手帕也可以折叠放在臂钏处，起到今天臂袋的作用。臂钏既是日常情境里的饰物，也是人们用于形态审美的美学范本。

臂钏多为金银材质，可根据手臂的大小，利用金银的柔软属性，将臂钏捏紧或掰开，便于取戴。另外在制作工艺上，金银可以捶打、熔铸、焊接、镀金、镌刻、编结，可加工的余地大，又有光华耀眼的色泽，不仅奢华，能展现出主人的身份地位，精巧细腻的纹饰，也能满足人们对于优雅生活品质的追求。尤其是唐宋仕女，流行肌理丰盈的身材，戴上臂钏，更显体态柔媚，风姿绰约。唐代牛峤的《女冠子》词：“额黄侵腻发，臂钏透轻纱。”就写出了佩戴臂钏的唐代女子，长发蜂腰的珠圆玉润之美。

今天所见的臂钏，以明清两代留存下来制品为多，其金银材质，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投资保值功能。但是，臂钏的真正价值，不能只看体量的大小和纯度。制品的形式美感，工艺表现手法，图案纹饰的变化，都是不容忽略的亮点。构思设计巧妙、工艺丰富多样、具有独到之处的制品，升值潜力也更为强势。